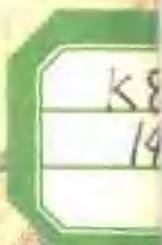


|    |        |
|----|--------|
| 分類 | 810 革命 |
| 分號 | 2/56   |

# 天玉章同志

## 革命命故事

何其芳著



北平華書店發行





2 034 2627 5

114910

吳玉章同志革命故事

何其芳 著

東北華書店發行 遼東分店印行

吳玉章同志革命故事

著者 何 其 芳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

經售者 各地新華書店及代銷處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遠·一——五·〇〇〇

## 目 錄

|              |    |
|--------------|----|
| 最早的愛國思想      | 一  |
| 戊戌新政的宣傳者     | 一  |
| 君主立憲思想的改變    | 二  |
| 對於暗殺的意見      | 三  |
| 準備黃花崗起義      | 五  |
| 榮縣獨立         | 七  |
| 內江起義         | 八  |
| 到重慶除害        | 九  |
| 不願做官         | 一二 |
| 二次革命前後       | 一四 |
| 勸孫中山先生不要脫離群眾 | 一五 |
| 加入共產黨        | 一六 |
| 創辦中法學校       | 一七 |
| 籌備國民黨二次代表大會  | 一九 |
| 和國民黨反動派鬭爭    | 二〇 |

|                 |    |
|-----------------|----|
| 大革命失敗·····      | 二二 |
| 在蘇聯·····        | 二四 |
| 和托派鬭爭·····      | 二六 |
| 抗戰後作國際宣傳工作····· | 二九 |
| 整風運動·····       | 三一 |

• 2 •

# △ 附 錄 ▽

|                      |    |
|----------------------|----|
| 吳玉章同志在華大祝壽會上的講話····· | 三四 |
| 吳玉章同志年譜·····         | 三八 |

## 最早的愛國思想

吳玉章同志的二哥吳永錫號紫光（前清秀才），服膺宋人理學，是一個講究氣節的人。幼年，吳玉章同志和他共燈夜讀『通鑑輯覽』，讀到南宋衰亡史實，就聯想到當時中國的危局，好像亡國之痛就在眼前。他們把文天祥的正氣歌，訣命詞貼在牆上誦讀，他們尤其喜歡讀明末烈士黃淳耀所作的一篇時文，『見義不爲，無勇也』。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吳玉章同志說他永遠都記得：『一則放之須臾，而已與草木同腐矣；一則忍之須臾，而已與日月爭光矣。』這是說忠奸之分就在那臨危授命的一剎那間。吳玉章同志的二哥又把黃淳耀的事蹟寫在那文章的後面。滿清入關，城破國危時，黃淳耀先叫他的妻子，弟弟上吊，然後說：『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來。』他也就從容自盡而死。吳玉章同志讀着他的文章，又很感動於他的行動，自己也就想做一個節義之士。

甲午戰爭失敗的消息傳來了。讀着光緒求和的詔書，讀到這樣的幾句話：『將不知兵，士不用命，師徒撓敗，陵寢震驚』，吳玉章同志就不禁落下淚來。

這是吳玉章同志最早的愛國思想。包含在舊道德形式之下的民族思想。這是一八九五年，這時他十七歲。

## 戊戌新政的宣傳者

甲午戰爭後，列強瓜分中國之說很盛，而變法維新之說亦流行。吳玉章同志這時喜歡讀的書刊是

時務報，萬國公報，蜀學報，經世文正續新各編，天演論，和康梁的言論戊戌政變時，吳玉章同志在四川榮縣鄉下得到那些變法的文件，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到處宣傳新政，勸人不要再作八股，人家覺得他們像瘋狂了一樣，稱他們爲『時務大家』。但因爲有皇帝的詔書爲根據，守舊的人只能在旁邊歎氣，說世道變了。一百天過去了，六君子被殺，新政被推翻，守舊的人這時就出來嘲笑他們了：『早說不對嘛，要殺頭哩！』他們就和這些人吵，說不怕，並用譚嗣同拒絕到使館避難，甘願作第一個變法的流血者的英勇故事來回答這些人的嘲笑。

當時附近各縣的進步青年都團結在吳玉章同志的周圍。後來他們到日本去留學，許多都成了同盟會的會員。

## 君主立憲思想的改變

一九〇三年，吳玉章同志和他的二哥到日本去留學。這時，鄒容的『革命軍』一書出來了，打出了革命的旗幟。留日學生所出的『浙江潮』、『江蘇』等雜誌都有許多革命的文字。在這些之外，吳玉章同志又讀一些歐洲革命史和盧梭的『民約論』。於是他的思想爲之一變，覺得推翻滿清的革命主張是對的。不僅爲光復漢族的國家應該革命，而且爲爭天賦人權也應該革命，法國大革命殺路易十六正與孟子說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相合。

和吳玉章同志一道去日本的鄧孝可是一個崇拜梁啟超的人，在路上會約他到日本後同去見梁，吳玉章同志思想改變，到後却不願去，而鄧却真到橫濱拜梁爲師，成了梁的信徒。

當時的讀書人多看不起孫中山先生，說他沒有唸過書，不識字。滿清政府通緝他，把他的「文」字旁邊加三點水，以表示是海寇。這正如今天孫中山先生的叛徒們罵共產黨是「奸匪」，或者「插野雞毛的賊寇」一樣。鄧孝可就是這一類讀書人，因此寧願崇拜梁啟超，而不能接受孫中山先生的主張。然而吳玉章同志和另外一些青年却是當時的最激進的革命派。一九〇五年孫中山先生到東京後，他們就和他一起組織了革命同盟會。

一九〇五年，當時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運動失敗後，一個團結學生的群眾組織「留學生會館」竟至無人過問。吳玉章同志却一人支持了九個多月，終於感動了他們，大家又熱心來恢復了組織。

一九〇七年以後，到處起義失敗，當時灰心失望以至變節求個人出路者很不少，以至東京留學生中革命者竟寥寥可數。吳玉章同志却因此更加堅定振奮，把四川的同盟會員鼓舞起來，以團結各省的革命者。當時他主辦「四川雜誌」；章太炎主辦「民報」。「民報」經費困難，常至斷炊，章太炎曾寫信大罵孫中山先生，說他在華僑中捐了許多錢，却不拿出來維持同盟會的機關報。吳玉章同志竭力調和奔走，後來在四川會員中捐了許多錢去支持「民報」。

一九〇八年，「四川雜誌」與「民報」同時被封，吳玉章同志並被判半年徒刑，因為是學生，結果緩期執行。

## 對於暗殺的意見

由於革命形勢低落，暗殺的風氣起來了。從徐錫麟刺恩銘，至秋瑾被殺後，許多暗殺行動為當時

的革命黨人所計劃着，實行着。當時守長江口的端方和守西江口的李準都是暗殺對象。

但吳玉章同志却是不贊成暗殺的。當汪精衛從南洋香港一帶忽然寫信給他，要他寄些製造炸彈的藥品去的時候，他回信說：「徵諸歷史，各國革命失敗時，則暗殺之風必盛。誠以志士仁人知大勢已去，唯有一死以報國。其志可嘉，其行亦可憫矣。今我革命非無希望，敵人正造謠說革命處處失敗，以圖渙散我革命之人心。兄爲我黨有名而能文之士，如果亦隨吾黨勇壯之士實行暗殺，即使有成，亦徒使敵人造謠，志士灰心，而黨亦受莫大損失。弟不贊成此舉，故不能寄藥品來。」

有趣味得很，汪精衛又寄來這樣一封信：

「來信愛弟深摯，令人感激。但弟以爲革命之事譬如煮飯：煮飯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爲德在一恆字，水不能蝕，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黨人百折不撓，再接再厲，薪之爲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火焰萬丈，顧體質雖燬，借其餘熱可以熟飯，此正如我革命黨人一往獨前，捨生取義。二者之爲德孰輕孰重，頗難軒輊，要在各視其性之所近，擇一而行之耳。弟自顧素鮮恆德，故不願爲釜而願爲薪。兄如愛我，望即賜寄各物。」

這一投機政客，賣國漢奸的本質從他的早年已可看出一點朕兆；而以後的翻雲覆雨，日趨下賤，的確可以「素鮮恆德」四字盡之。

吳玉章同志雖不贊成暗殺，但看到他當時似乎頗爲堅決，也就給他寄了些炸藥去。但他在香港謀炸李準不成，又到東京找吳玉章同志。吳玉章同志又爲他炸攝政王佈置一切，派喻雲紀，黃復生到北京開守貞照像館，進行籌備。半年後，汪精衛去北京。不久暗殺尚未舉行，而黃復生，汪精衛實事失敗被捕。汪精衛以此爲世所知。實則此次暗殺組織者爲吳玉章同志，實行者喻雲紀，黃復生費力更多。

，汪僅一預擬之用電線放炸彈的人而已。

## 準備黃花崗起義

一九二〇年，吳玉章同志爲營救汪精衛、黃復生，秘密到了北京，與曾醒之兄曾季友共同計劃劫獄等事。月餘，仍無頭緒，他寄寓在一親戚家裡。這位親戚見他行蹤可疑，並且知道他是革命黨人，害怕出事。有一天，先將車票買好，騙他上車，就一直送他到上海。他只得和熊克武、但懋辛、井勿幕到香港。這時黃興、胡漢民、喻雲紀、林時爽等正在香港一面實驗炸彈，一面商議廣州三月二十九起義。吳玉章同志參加了這次有名的起義的策劃後，就回日本去購運軍火。

吳玉章同志對這一任務完成得很好。每次軍火裝箱，他都去親手料理。後來運出了三四批以後，因爲太忙，就叫另外一個人去替他裝。這個人把一百廿枝手槍裝在一個長不到三尺，厚不過幾寸的皮箱裡，看起來箱子不大，而提起來却重得幾乎要使人跌倒。這樣火車站上的人就懷疑了，故意將交通牌子弄錯。因爲牌子錯了，運到橫濱後就要說明箱內東西是什麼，並打開來看，如果符合，才能領取。但是這一箱子軍火，如何打開看得？果然，運到橫濱後這隻箱子就被扣住了。吳玉章同志得到橫濱來的電報後異常着急。因爲箱子上寫明了運香港，如果事情暴露，前幾批運出的還在海船上的幾箱軍火都會被沒收，而且報紙上一張揚，廣州起義計劃也將被破壞。他立刻坐火車到橫濱去。想了許多方法，花了整天整夜的時間，他終於把那隻箱子取出來了。最初，他買了一個和它大小顏色都相同的箱子，裡面也裝一些沉重的書籍鐵鑲之類；然後去找領事館的一個秘書寫信，要求把箱子取出即存於

領事館；如果能將箱子取出，則在途中偷偷把它掉換。但是，那個秘書正開始寫信時却碰到領事出來了，不讓寫。實在沒有辦法了，吳玉章同志就冒險自己跑到車站上去。這時其他行李都領取光了，就還只剩下那一個箱子，一個日本人在看守著。這已是夜深人靜的時候。吳玉章同志就和他直接交涉，說箱子是朋友的，鑰匙早帶走了，實在沒有辦法打開，要他通融，和他交涉了許久，後來發現他的態度不是很嚴格，吳玉章同志就一邊和他說好話，一邊就大膽把那個箱子提起，逕自走出來了。

當他回到東京時，宮崎實藏一家人都高興得不得了。宮崎別號白浪滔天，是日本當時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中國革命黨人買軍火，都是由他介紹和日本軍火商秘密進行的。他怕這事暴露及於他，一家人都正在惶恐中，把他們無政府主義者的一些秘密東西都放在他太太的背後裡，指在背上。所以吳玉章同志成功歸來，他一家人都驚異讚歎，說吳玉章同志胆大心細，有勇有謀。

第二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先生作了大總統，宮崎夫人到南京來，見到孫中山先生就總是要說：「你不要忘記了吳永珊。」吳永珊是吳玉章同志當時在日本用的名字。

並不是所有的同盟會會員都像吳玉章同志這樣勇敢，這樣忠實於革命的任務的。就是這次運軍火回國的頭一批，由一個姓周（名來蘇）的會員在一隻美國海船上押運。船已經由橫濱出發了，黃興却從香港來了電報，說這隻船到時恐怕要被檢查不宜搭。吳玉章同志趕快派人坐火車追去通知這位姓周的會員，要他注意，並多給他幾百元以資應付，並囑咐他不要怕。這位先生結果怎樣辦呢，他就在船開行後把房艙的門關起來，把窗戶打開，取出箱子裡的軍火，一隻一隻地丟到海裡去。他到香港後，黃興和另外一些革命黨人都氣壞了，於是他就得到了一個綽號：「周丟海」。

## 榮縣獨立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吳玉章同志又逃到日本。不久，四川的鐵路風潮起來了，同盟會就派他回四川工作。一九一一年六月，他到了宜昌，感到人民已很有不安於現狀的情緒，言談間對黃花崗起義的失敗表示惋惜。七月，他到重慶，見着謝持等，知道成都已成立了保路同志會，市民捧光緒牌位向總督趙爾豐請願，要他代請政府收回鐵路國有的成命，竟被他的衛隊開槍打死了許多人。他第二天即從重慶回到他的家鄉榮縣去。沿途見各城鎮都供着光緒的牌位，兩邊寫着一付對聯：「鐵路准其民有，庶政歸諸輿論」。這是當時已經死去的光緒的上諭中的兩句話，用來表示鐵路國有是違反了光緒的意思。滿街都掛着黃布，彷彿像皇帝死了時一樣，行人都要下馬下轎才准過去。初看很覺滑稽，但這却是當時保路同志會的一種鬪爭方式。當時保路同志會有很多立憲黨人，如鄧孝可、張瀾、羅綸等。保路同志會是當時革命政治派別的大聯合，其中有同盟會，有立憲黨，有哥老會。一九〇八年，吳玉章同志因各地起義紛紛失敗，就感到要有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才能成功，就和湖北的孫武，湖南的焦達峯，廣東的熊越山，四川的唐潔，張致祥和他的大哥吳匡時一起組織共進會，把各省的哥老會、孝友會、三合會等聯合起來，照他們的山堂組織，仍以他們為各地領袖，而他們又公推吳匡時為坐堂太爺，吳玉章同志為管事。所以當時的哥老會也是在同盟會影響之下的。

吳玉章同志到榮縣城門口時，正碰着同盟會的兩個會員龍鳴劍、王子湘率領數百武裝民團去救聲成都，因為當時保路同志會號召全省人民起來，集中成都與趙爾豐作武裝鬪爭。龍鳴劍見着吳玉章轉

志非常高興，他說：「你回來就有辦法了。我們帶隊伍到前線去，一切前途大計望你細心籌劃。」龍王出發後，榮縣地主兼高利貸的當舖老闆郭慎之就打算約幾個豪紳控告龍於縣知事，詎稱他劫奪公款。吳玉章同志知道了，馬上就召集了一個群眾會議，給他以嚴重的打擊，當場請決按租勸捐來幫助民軍，並加緊訓練各鄉民團來作後備。龍鳴劍在仁壽縣秦皇寺與滿清巡防軍作戰失利，到嘉定病死，王子湘率領民團回榮縣，立刻請吳玉章同志商議舉事。榮縣縣知事和郭慎之聞風逃走，於是榮縣就宣佈獨立，成立革命政權。這是一九一一年舊曆七月中旬，比武昌起義還早一個月。

不久進攻威遠縣城，當天就攻下了。又進攻自流井，却遇滿清大隊巡防軍頑固抵抗，未能攻克。舊曆九月底，各地巡防軍集中自流井，又聽說端方大軍快逼近成都，人心就有些驚惶。而吳玉章同志却鎮定地說服他們堅守榮縣，並於舊曆十月一日與吳庶威輕騎赴內江，發動又一起義。

## 內江起義

內江革命黨人很多。又有黃花崗起義犧牲了的喻雲紀烈士的家庭可以掩護。舊曆十月三日，吳玉章同志到內江，正碰到端方軍隊經過，得與軍中革命黨人見面，決定他們到資州後殺端方，吳玉章同志即於內江起義。五日，軍隊果在資州反正，端方被殺，內江知事也聞風逃去。六日晨，喻雲紀父親和當地革命黨人召集群眾大會於天后宮露天戲台前，到數千人，吳玉章同志在台上宣佈革命宗旨，主張建立革命政權，群眾歡呼，聲震屋瓦。吳玉章同志說，這是他奔走革命以來最快活最榮幸的一件事。他當時感到恍如意大利馬志尼在舞台上宣佈獨立一幕的重演。當時群眾一致舉吳玉章同志為行政

部長，立刻入縣公署辦事。

在這以前三四天，成都新軍中有一個同盟會會員夏之時當排長，趁奉令出發討伐保路同志會的機會，於途中槍擊連長林畏生，率一連兵士二百餘人起義，直奔重慶。到後得城內張培爵、楊庶堪、謝持、朱叔疑等的響應，於十月二日已佔領重慶，成立蜀軍政府，張培爵、夏之時爲正副都督。十月八日，成都也成立了軍政府，浦殿俊、朱慶瀾爲正副都督。於是四川全省遂告光復。

## 到重慶除害

吳玉章同志在內江一星期，把許多事情佈置妥當，即連夜趕到重慶。因爲當時重慶的革命黨人函電催他前去。到重慶那一天，就遇到林畏生持槍在都督府大鬧，說要和副都督夏之時拚命，好在夏不在，沒有出事。林在新軍中原是夏的連長，夏起義時怕林不從，會槍擊過他，只打傷了腿。當時林趕快就說：『我也是革命黨人，願意一同舉事。』攻下重慶後，夏爲副都督，給林以總司令名義，以成都尚未光復，重慶蜀軍政府派林與但懋辛各率一支隊進取成都。林認爲支隊長名義太小，故要找夏大鬧。林當時在重慶很跋扈，並且和匪徒勾結，常有不法行爲擾民，使重慶人心不安。吳玉章同志到後，正都督張培爵即問他怎麼辦。他嚴正地說：應該立刻嚴肅軍紀，執行革命紀律，開一個會議來討論這天發生的事情，並同時開軍事裁判會議執行軍紀。

張培爵同意這個意見。時已深夜，但仍立刻下令召集軍政全體人員開會，不許攜帶武器，並叫守衛妥爲戒備。

會開時，由夏之時報告事情發生經過，請全體討論解決。林畏生毫不在意，站起來大聲說：「我林畏生罪多得很！欺官防，其罪一也；撕委任狀，其罪二也；打都督，其罪三也；鬧軍政府，其罪四也。看你們敢把我林畏生怎麼樣！」他氣勢洶洶，說完就坐下。過了許久都沒有人敢起來發言。

吳玉章同志看見這種情形，就從容站起來說：

「我們革命同盟會的宗旨是推翻滿清專制，實行民主政治，解除人民痛苦，並不是以暴易暴。我們革命黨人是不侮餽寡，不畏強暴的。扶正義，打抱不平，正是我們革命黨人的本色。如果我們今天剛一勝利，就橫行霸道，和滿清官吏一樣，實在違反革命初衷。……」

吳玉章同志慷慨沉痛地講了兩小時，最後主張執行革命的紀律，把這個會議變為軍事裁判。全場熱烈鼓掌，表示同意。這時林畏生驚異地看着他，心想那來這樣一個陌生人，這樣會講話。

隨着夏之時說：「我本身就是當事人，不便主張裁判。我提議請新近由日本回來的中山先生的朋友，我們革命的老前輩，玉章同志作裁判長。」

大家又表示贊成。

這是吳玉章同志所沒有料到的。他想：我是主張厲行軍紀的，這豈不是殺人的事情要我來作嗎？他接着又想：如果推辭，旁人是一定不會幹的，事情又怎麼解決呢？他在自己心裡這樣考慮了一下，就說他願意接受，但有四個條件與大家相約：

「第一，我說明犯罪的行為時必須得衆人的同意；第二，我判決的處罰也必須得衆人的同意；第三，判決後罪人得申訴或聲明不服，並說明不服的理由；第四，判決後一定要遵照實行。如果大家都贊成這四個條件，我才能就職。」

大家都說：『這是最公平的裁判法，我們贊成。』

於是幾十個人組成裁判會就開始嚴肅的進行了。吳玉章同志詳細說明林畏生的犯罪行為違背革命宗旨，危害人民，無異企圖推翻革命軍政府，應照軍政府規定的軍法處以死刑。問大家同不同意，大家又贊成。於是又問林是否服罪，限二分鐘讓他講話。林却沉默着。又延長五分鐘，他仍不講話，催他幾次，他才說：『說我想推翻軍政府，我沒有這個心思。』

吳玉章同志說：『我不能知道你有沒有這個心思。但犯罪是以行動為標準，你的行動是危害軍政府的。』

他再也沒話講了。於是吳玉章同志請夏之時執行判決。夏却猶疑不決地起來講了幾句話，說應該特設什麼什麼的。他的意思是說，裁判既是特設的，執行也應該特設。因為他說得不清楚，有些人就以爲是「特赦」。他們就又反過來爲林畏生辯護，說林也是起義的人，應該特別從寬處理，赦免他。吳玉章同志堅決反對，說他們違背剛才相約的條件，大家同意的却又自己來推翻。辯論了一小時，還是沒有結果。有一個激烈的革命黨人憤慨的說：『像你們這樣懦弱畏縮，我就拿炸彈來把大家炸死算了。』大家又紛紛反對他。吳玉章同志說：『不必性急；我試問林畏生這樣整不講理的人，誰能保他不作亂事呢？』

這時有一姓蘇的團長起來說：『我保他，我們四國人保他。』

他話還沒有說完，衛隊中幾個士兵就一齊說：『就是這東西最壞！』因爲四周人多，稍一驚動，就擠得刀槍摩擦作響，蘇團長以爲士兵們要打他，急忙把頭低下去躲藏，一下子碰到桌角上血流出來了。大家以爲士兵們開了槍，都趕快逃避。於是會場上就只剩下吳玉章同志、張培爵、夏之時和林畏

坐四個人。林也和他們一起勸士兵們安靜。衛兵說：『就是那蘇團長勸林司令做壞事。』吳玉章同志說：『現在暫把蘇團長扣下，另案辦理。今晚還是要把這個案子結束。』

於是又把大家請了回來。好在軍政府戒備很嚴，還沒有一個人逃出去。大家坐定後，吳玉章同志因為林畏生並未趁這次擾亂逃走或者有旁的不好表現，也就有從輕處罰他的意思了。於是就和大家商量，最後決定立刻解除他的職務，並且派人送他回湖北原籍。

這件事情充分表現出來了當時的革命軍政府的軟弱無力，也表現出來了當時的這些革命黨人的畏縮、妥協。然而，經過了吳玉章同志這一嚴正堅定的裁判，重慶的蜀軍政府總算得到了暫時的鞏固，更重要的是重慶的市民都高興為他們除去了一個禍害。

## 不願做官

民國元年正月，蜀軍政府派吳玉章同志和楊庶堪為四川代表，到南京去。到時，臨時政府已成立。內務部次長居正和秘書長田桐一見到他就說：『可惜你來遲了，各部次長位置已經沒有了。內務部的司長參事隨你選擇一個。』吳玉章同志說：『我們革命不是為做官；請你們不要提這個。』但接着他們還是送了疆理局（即土地局）局長的任命狀來。吳玉章同志退了回去。他們又送參事的任命狀來，又還是退了回去。

後來孫中山先生要他在總統府秘書處幫助工作，他才接受了秘書處總務科的職務。這時已是正月，正是南北和議將成的時候。很明顯地，和議一成，總統府秘書處就要取消的。因此開頭秘書處很